

## 我的变态，我的幸福

我现在愈来愈觉得自己是个变态的女人，而且奇怪的是，愈变态，我反倒愈觉得幸福。

还是少女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一定和别人不太一样。在那个连电视都还没有诞生在台湾的年代，别的同学好像都简简单单的做着少女纯情的美梦，我却饥渴若狂的读着爱情小说、武侠小说、侦探小说、甚至章回小说。我虽然爱读这些小说，但是我并不是什么文艺少女，说真的，我读它们是因为它们中间有些激情的片段令我心跳脸红，令我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两腿之间的某种肿胀和抽搐。我也不明白是因为什么，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呼吸短促的紧张状态，因此我总是在各种小说中搜寻着那种场景。

当然，读着读着，我也会开始另一些在被窝里、在书桌下、在无人的角落进行的自我欢愉活动，我夹着枕头、棉被、手腕、裙角，在愈来愈紧张的肿胀中得到最大的快乐。当时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变态色情，十几岁就强迫性的夜夜手淫，于是我自以为背负着只有我一人才能有的罪恶重担，羞羞惭惭的独自走上人

生。

念高商的时候，我开始对路上注意我的男生羞涩的眉目传情，偶而还会学着小说中的情节和他们在冰果店里嚼着柠檬汁聊天。我们并没做什么，就那么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着，但是当 we 灼热的对看时，我依稀感觉到两腿间的肿胀。不过后来我也一直没和他们做过什么，因为那种灼热已经足够我带回家中进行属于我自己的快乐活动。

发现我喜欢和自己玩，远超过和男人玩，那是结婚以后的事。丈夫也没有过太多身体经验，好像只在当兵的第一年和同袍去嫖过一次妓女，他是个腴腆的男人，总是在熄了灯以后摸索着寻找我的躯体。没过两三年，连这种摸索也稀疏起来，在那个时候我才在逐渐冷却的热情中发现，早年就会自给自足是多么好的事情，我从不需要靠丈夫来给我满足。

那几年中，我又开发了另外一种变态。一连生了两胎都是我自已哺乳，每次喂奶就是我的性生活，每当那小小的嘴唇吮着我的奶头时，我就有说不出的快感，倒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母性，而是那种吸吮似乎直接通到我下体的肿胀，尤其是当他们开始长出小小硬硬的牙龈，时时磨着我的乳房的时候，连他们的咬嚼

都是那么铭心刻骨——喂奶真是件性感的事。

孩子念国一的时候，丈夫在一次车祸中去世，我继续孤独的生活，养着孩子，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上空中大学。听人说寡妇的日子难过，夜晚更难过，我倒没有那种感觉，反正自给自足的日子早就是常态。

但是现在，一反多少年来的常态，我热烈的喜欢狂野的和男人做爱。这个转变发生在两年前。

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很平凡的男人，八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热烈的恋爱，那时大家都是四十几的成年人了，还谈什么恋爱呢！我死过丈夫，他离过婚，大家都经历了不顺畅的人生，既然看着还顺眼，彼此也觉得可以作伴，那就凑合一下吧！

我们的性生活起步很慢，因为我们似乎都相信中年人不会有什么性欲，事实上，有好一阵子我都觉得「四十狼虎」说的不是一般女人，而是天负异禀的女人。不过，既然做了夫妻，总得尽点义务，所以我也会尽责的配合。

直到两年前的某一天，丈夫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我猜或许是看了家里新订的锁码台节目吧！他趴在我身上时突然咬住了我的乳头，在牙齿之间细细的磨着，

我吓了一跳，但是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快感。

成年男人的咬嚼和婴儿的磨牙很不一样，有一种吞噬的危险，混着一些被需要、被掌握时的无力感。那种很久没有的肿胀和紧张又回来了，而且比过去更令我晕眩，我忍不住的快乐的抱紧了丈夫，热情的投入游戏。

说真的，我一向不觉得性交的插入有什么特别的愉悦，男性性器官的活动总是那么单调平淡。相较之下，在我胸前的任何野蛮动作都令我心眩神摇，爽到最高点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被虐狂，反正任何对我胸部的蹂躏都会使后来的插入显得比较可以忍受。

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，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在再婚中发现截然不同的快乐方式，也默默的感谢第二任丈夫爱看锁码台。

我知道别人会认为我的偏好非常变态，但是作为一个一生都在变态的性中得到满足和快感的女人，我倒觉得我的变态正是我幸福的来源。